

狀元公的花邊新聞

張謇與沈雪君之戀

●袁宙宗

土皇帝的風流韻事

張謇（一八五三—一九二六）字季直，號謫庵，江蘇南通人。生於咸豐三年，卒於民國十五年，年七十四歲。他生在滿清和民國交替之際，是科舉時代的狀元郎，民國創建有功於國家建設，是現代著名的實業家。他的思想跨越兩代，是一位平凡而不平凡的名人。晚年幫助一位蘇州佳麗，馳名中外的女藝術家沈雪君，緋聞四播，竟遭物議，在報紙雜誌上增添了不少花邊新聞。左舜生說：

「張季直詩錄，為壽（沈雪君名壽）而作者，不下十餘篇。尤其『惜憶詩』四十八章，最為纏綿悱惻，雖東坡之於朝雲，樊榭之於月上，殆不足過。」（見中國現代名人軼事）

張狀元中年以後聲譽大振，有「江南土皇帝」之稱，可是並沒有傳出風流韻事，到了晚年「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」這大約是因愛才而起的。因為他為沈壽創「刺繡學校」讓謙亭與居呼壽為「謙亭主人」並攝影贈詩云：

「記取謙亭攝影時，柳枝宛轉綰揚枝；

不因著眼簾波影，東鑠西鶻那得知！

——謙亭攝影——張季直

池水漪漪島樹深；病餘扶檻戀清陰；誰知六尺簾波影，留得謙亭萬古心。

奉知畫師謙亭攝影——沈雪君

他們彼此以情義相結，吟詩唱和，在一般人看來非比尋常，其中緣由，留待後文再議。

從「九九九」到狀元公

張謇祖籍是江蘇海門長樂鎮人，先代入贅於吳家，年輕時名起元，後歸宗張氏，更名張育才，字樹人，二十五歲時又更名為謇，字季直，晚年號謫庵。十歲入私塾求學，拜師宋璞齋，因出身農家，勤苦好學。受到塾師的愛重，十六歲受塾師鼓勵應鄉試，名落百名之外，宋璞齋很生氣的對他說：

「假如千人應考，祇錄取九百九十九人，有一人不取，那便是你！」

張謇羞愧氣結下淚，在塾中窗格，寢室帳頂，遍書「九九九」發憤自勵，二年後再考，名列前茅，但往後州試累考不取，心灰意冷，不擬再

考。甲午年（光緒二十年）乃父望子成龍，勉以再試。他三哥自江西寄信，希望他不要辜負父親的期許。

這時張謇年已四十二歲，早入吳長慶戎幕，參與文牘，結交薛福成、何嗣焜等名人，雖功名未就，但聲名已遠播朝野。如大臣翁同龢、潘祖蔭、李鴻藻……等已早知張謇其人。

一八九四年甲午二月，謇參與禮部會試，中第六名貢生；三月覆試，獲取第一等十名。四月殿試，得一甲第一名，大魁天下。主辦此次的考試官共八人，翁同龢日記云：

「卯正，上御乾清宮西暖閣，臣等捧卷入，上諦視第一名，問誰取？張公（總揆張之萬）以臣對，麟公（協揆麟書）以次折封，一一奏名訖，又奉題語，臣以張謇名士，且孝子也，上甚喜。」

可見謇於此時，聲譽不凡。

和袁世凱師友之誼

張謇和袁世凱之間有師生之誼。袁父保慶與吳長慶有姻親關係，時吳任提督，張謇自訂年譜

云：

「光緒七年四月，項城袁慰廷世凱至登州，吳公今在營讀書，囑余為正制議。慰廷以事積忤族里，衆欲苦之，故挈其家舊部數十人赴吳公，以為吳公督辦海防，用人必多也。而防務實無可展佈，故公有是命。」

後來張謇請留袁世凱在營務處，家屬舊部則資遣回鄉。年譜又云：

「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，吳公奉督師援護朝鮮之命，余丁內報，措置前敵事，手書口說，晝作夜繼，苦不濟，乃請留慰廷執行前敵營務處事。」

袁世凱是一位善於自我表現的人，藉機與李鴻章搭上關係。年譜云：

「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四月，吳公調防奉天金州，公自朝鮮分其軍三營畀慰廷留防後，自統三營至奉，不兩月，慰廷自結李相，一切更革，露才揚己，頗令公難堪者，移書切讓之。」

此時的李鴻章大權在握，吳長慶與李鴻章之間並不相協，袁世凱乃棄吳而就李，從此步入佳境。張謇對世凱出賣故主「過河拆橋」頗不以為然，很久不同他來往，終因張謇曾為袁世凱「制藝文字」（修改作業），有師友之誼，且視袁世凱有「更世之才」宣統繼位，張謇曾去汨上探視袁世凱。世凱對張謇十分敬重。後來袁世凱任大總統時，曾擬邀請張謇繼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，張謇辭不就，介紹熊希齡代之。袁致電熊：「南

通僭勤，非公莫屬。」

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，楊度發動「籌安會」擁袁世凱稱帝，張謇以為不妥，不知袁世凱之本意，乃探詢之。袁世凱極力否認，略謂：

「英人古德諾，主張君主立憲，可於明之後嗣中擇賢而任之。如浙江督軍朱瑞可以勝任。」

張謇大笑不已，袁世凱問何故？張謇答說：「朱瑞何德何能？如果可做皇帝，那唱小生的朱素雲，時常在舞台上稱孤道寡，又何嘗不可以君臨天下？」

袁世凱聞之，面紅耳赤，久不作一語。張謇又說：

「我看公之意並不在此。就愚所見，希望公作美國的華盛頓，不要作法國的路易十六。」

洪憲稱帝，張謇、徐世昌、李經羲、趙爾巽等四人，聯銜通電不願稱臣，以「商山四皓」自擬，迄袁世凱死去，張謇日記云：

「三十年更事之才，三千年來未有之命，可以成第一人，而卒敗于群小之手。謂天之訓迪我民乎？抑自為之也乎！」

張謇不贊成袁世凱的作為，但以師友之誼，深深為之惋惜。

興辦實業促進立憲

先是張謇考中狀元之後，本欲有所作為，時值中日戰起，他因長居吳長慶幕府，深知李鴻章對朝鮮處置失當，乃奏劾李鴻章誤國：

「自古中外論兵，戰和相濟，西洋各國惟一日不存必戰之心，故無一人敢敗戰和

之局。李鴻章兼任洋務軍務三十餘年，豈不知之。……卒釀兵端，一敗塗地，試問以四朝之元老，籌三省之防務，統勝兵精卒五十餘營，用財數千萬之多，一旦有事，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，以善可和之局，稍有人理，能無痛心。李鴻章非待敗戰，並且敗和……」。

奏上不報，有如石沉大海，李鴻章依然故我。有一天，張謇見慈禧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時，大雨如注，文武百官長跪接駕，一般老臣，白髮皤皤，如落湯雞一般。慈禧則安坐轎中，視若無睹。張謇此時憤恨已極，認為在這樣腐敗的朝廷裡作官，人命危賤，毅然有退隱之志，他父親適於九月病故，不久母親亦隨之棄世，乃南下奔喪。從光緒二十一年起，在南通興辦實業，不求仕進。曾請畫家代繪一幅「荷鋤圖」，送請翁同龢題詩。翁同龢詩云：

平生張季子，忠孝本詩書；每飯常憂國，無言不起予。

才高還鎮密，志遠轉迂疏。一水分南北，勞君獨荷鋤。

張謇以狀元之身回到故鄉，地方官員及富紳巨賈都支持他，歐美各國新興之實業，都在南通興辦起來，南通遂成爲全國之模範縣，人材匯集，馳譽中外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，八國聯軍之役，張謇、湯壽潛、沈曾植、陳三立等人親赴南京，向兩江總督劉坤一建議「東南各省聯合自保」之策，盛宣懷自上海赴南京，聞張謇等主張，極

表贊同，遂請劉坤一連絡兩廣總督李鴻章，兩湖總督張之洞，共襄盛舉，遂於五月三十日（陽曆六月二十六日）在上海與各國領事簽署保護東南章程九條，使東南安寧無事，避免了中國被瓜分的慘局。

梁啟超與張謇為好友，創「新民叢報」（一九〇二），介紹西方民權思想，張謇深表同情，對梁啟超唱和，建議政府設立議院，地方設議會，以接納民意。日俄戰爭，日本獲勝，張謇以為立憲勝專制，慈禧太后同意立憲，其動機在消除革命氣勢，集權中央，皇位反得憲法保障，朝野均趨向立憲。於是張謇當選江蘇省諮議局議長。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十六省諮議局，各派代表三人，集會上海。成立「國會請願同志會」，北上請願，不果。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，聯合政團、商會、教育會，海外僑團、直隸旗籍代表，組成「國會請願代表團」上書都察院。一九一〇年九月一日，資政院成立，各省總督和巡撫聯電主張組設內閣從速成立國會。清廷不得已，乃宣佈提前預備立憲年限，以塞眾口。

拒任大臣贊助共和

一九一二年辛亥九月十九日。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，張謇為農工商大臣，兼江蘇宣撫使。張謇盱衡時局，不僅拒絕出任大臣，且主張清帝退位。並電云：

「今之共和主義之號召，沛然莫遏，激烈急進之人民，至流血以為要求，今為滿計，為漢計、為蒙、回、藏計，無不以歸

納共和為福利。惟北方少數官吏，戀一身之私利，忘國家之大危，尚保持君主立憲主義。然此等謬論，舉國非之，不能解紛，而徒以延禍。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計，謝帝王之位，俯從群願，許認共和。昔堯禪舜，舜禪禹，個人相與揖讓，千古以為美談。今推大位，公之國民，為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基，為祖宗留二百載不利之遺愛，開保之鉅，榮譽之美，比諸堯舜，抑又過之。……所有宣撫使之職，無效可希，不敢承命。至若政體未改。大信已漓，人民託庇無力，實業從何興起？農工商大臣之命，並不敢拜。」

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，清帝下詔退位。詔文略謂：

「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，既倡議於前；北方諸將，亦主張於後，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。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，拂萬民之好惡？是用外觀大勢，內察輿情，特率皇帝將統制權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國體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……予與皇后得以退處寬閒，優游歲月，長受國民之優禮，親見郵治之告成。豈不懿歟？欽此。」

當時梁士詒是袁世凱的心腹，任郵傳部大臣，參與袁世凱的一切機密，人們比之為華歆，據梁士詒年譜載：

「退位詔實為有清一代之最後結束，原

文係由南中將稿電來。該稿係張季直手筆，後經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權而發表（事見張季直傳記）。其所插入諸語（按指：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）於後來發生不少影響。亦言民國掌故者所宜知之也。」

據「張季直九錄」所說，「退位詔」係謗與胡漢民相商，由謗執筆，稿成，謗亦列入胡漢民於前，故近之治現代史者，誤以為詔出胡漢民、張謗二人手。

退位詔雖發，但清廷中「死硬派」鐵良任江寧將軍，握有兵權，謗係地方領袖；與他有往來，乃致書鐵良，略謂。

「為將軍計，當計其大與長，一身之計小；滿人全體之計大，一朝之計暫，滿族生養休息之計長。北面再拜，仰藥以殉，一身之計也；奮鬥效死，使兩族生靈塗炭于兵鋒，一朝之忿也。將軍才器，實為滿望，皆無取於此。為將軍計，擲一身為溝瀆小忠之事，毋寧納全族于共和主義之中，為滿人多留一惡感而遺以同盡之大危。……」（政聞錄，卷三）

民國元年，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，任張謗為實業總長，不久辭去。他對孫中山很佩服。他說：

「中山先生以革命為職志，所主張之三民主義，彼謂平等在起點，不在終點，極是。人只須受平等教育，而盡量發展，欲求一切待遇皆須平等，必無是事。」（張季

直傳記)。

張謇雖非國民黨員，但他對革命政府一向是支持的。民國元年，南京政府因經費困難，黃興向日本三井洋行貸款三十萬元，日人要張謇作保，謇當時是漢冶萍公司的總經理，中山先生致書謇說明原因，謇欣然承諾，事遂得成。

才女沈壽繡藝神工

張謇自光緒二十一年(一八九五)回南通興辦實業和教育，如紡織、畜牧、漁業、航運、銀行、農、工、商、醫務、學校、養老院、殘廢院、育嬰堂、博物館、圖書館等，範圍既廣，規模亦大，成爲當代的大實業家，也有人稱他爲「江

北皇帝」或「南通土皇帝」。固爲盛德之累，他的一舉一動，往往成爲別人的話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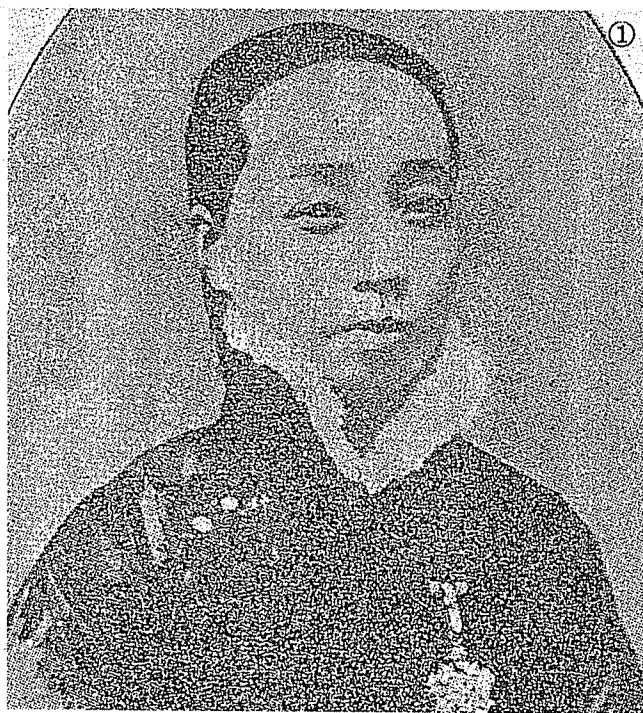
宣統元年(亦作二年)，南洋勸業會在南京開展覽會，張謇任審查長，沈雪君任審查員彼此初次見面。張謇自記云：

「宣統元年，開南洋勸業會，駢羅百貨，俾厲以磨，由是湘、魯、江、浙之繡，四面而集。謇長審查，而部以繡工科教習，吳縣女士沈壽專審查繡品，自京師至，張所繡意大利后像於會，精絕於世所未有。謇適得『露香』繡董書長屏，囑別真偽。壽展首幀，即曰：『此露香園繡也』問何以知？曰：『針法知之』繼問其審查精

覈持正，不輕假借；爲所否者，亦翕然，則重其人甚。」(張謇九錄，專錄卷五)

張謇與沈雪君初識，並無深交，相知之深，發展成無可言說的恩、義、情，是在爾後。

沈女名雪芝，字雪君，後改名壽。生於光緒元年(一八七五)八月十二日。美而慧，蘇州多知其名。二十歲時嫁與舉人余覺(後改名福)。她能詩能畫，尤其擅於刺繡，遠近皆慕她的才名。光緒三十年，爲慈禧太后七十大壽，各方面大員，盡量搜集各種珍品入宮獻壽。余覺是一位熱衷名利的人，他和雪君商定，繡了山水、花卉、佛像、書法各四幅，請求江浙採購官呈獻。夫妻二人到時也專去北京聽候消息。(下期續完)



①蘇州美人刺繡藝術家沈雪君。

②風流人物末代狀元張謇，字季直。

